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年第12期 · 总第756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

放弃“洒水壶”方式——德国发展政策的范式转变

新冠病毒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击更大

德国的对华政策：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夹缝中前进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6月11日~6月25日）

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

6月4日，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经过21小时磋商，确定了总额达1300亿欧元的“经济振兴与危机克服”一揽子计划。6月12日，联邦内阁通过了该计划。在一份总长15页、标题为《抗击新冠病毒后果、确保富裕、增强未来能力》的决议中，联邦政府共制定了57项措施，总金额为1300亿欧元，实施时间从2020年到2021年，其中联邦承担1200亿欧元。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基民盟）表示：“德国必须以最快速度得到振兴、从危机中走出来。为此我们制定了德国历史上针对公民和经济的最大规模的振兴计划。”

为什么援助？

新冠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遭到巨大打击，德国虽然属于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但是因疫情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措施给德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失业率激增、大量企业破产、不确定性困扰着无数家庭和个人；官方预测，由于新冠，德国经济面临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德国出口跌幅创下自1950年外贸统计开始以来的跌幅纪录，4月份商品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31.1%。根据总部位于慕尼黑的经济研究所IFO的计算结果，今年5月份，德国国内共有730万人不得不从事短时工。该所就业市场专家林克（Sebastian Link）指出，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数字，“2009年5月，金融危机高峰时，短时就业者数量是150万”。

当前，德国已经放松新冠疫情的大部分管制措施，经济面临巨大的恢复压力。因此联邦政府制定了这样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让车轮重新运转起来”。但是，如此高额的刺激计划意味着政府将新增巨额债务。联邦政府此举也因此遭到质疑。但是联邦政府认为，经济、工业和家庭的巨大损失只有靠政策上投入巨额资金来纾解，默克尔总理说：“我们必须这么做，如果国家方面不加以推动，那么我们将来可能不得不增加更多债务”。因此，这次德国政府制定的一揽子措施的核心一是拉动私人消费，从而提振国内经济，二是尽所能激励企业进行投资。

谁获得了多少援助？

德国这次出台的振兴计划有两点出人意料之处：一方面，此前呼声很高的燃油汽车“购车补贴”没有被纳入计划；另一方面，此前鲜有讨论的降低增值税措施被作为最核心内容被纳入计划之中。

本次振兴计划的主要内容：

1. 降低增值税。联邦政府决定从7月1日至12月31日将增值税从19%下调至16%，

低税率增值税从 7% 下调至 5%，仅这一项就涉及费用 200 亿欧元，是所有措施中国家耗费最高的一项。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基社盟）认为这项措施“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是过去数十年最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该项措施的建议最初来自自民党，没人料到联盟党和社民党会予以采纳。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欢迎。该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拉动国内经济。有期限的减税或将给消费者较强消费的刺激。这项措施也是此前倾向给予“购车补贴”的联盟党之所以愿意放弃购车补贴措施的重要原因，因为降税同时也会刺激人们购买汽车。有质疑观点认为，节省下的税收收入不一定会流向消费者的钱包，企业可能也会利用降税来改善自己的赢利份额。不过根据 2008 年金融危机英国的经验，75% 的降税额流向了顾客钱包。德国社民党认为，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将从该项措施中获益，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日常消费。这也是此次刺激计划的核心：钱不仅要给到需要它的公民手中，还应该给到那些会很快花掉这些钱的人手中，否则就没有刺激效果。

2. 企业税优惠。企业在这次新冠危机中的亏损可以从往年的赢利中抵消，从而减少税收。这项措施可以即刻运用到 2019 年的报税中，它将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亏损抵消额度从 100 万欧元增加到 2020 年和 2021 年共 500 万欧元。

3. 家庭援助。发放 300 欧元儿童金、增加单亲家庭补助、资助修建幼儿园和全日制学校。预计儿童金这项开支为 43 亿欧元（大概是给予汉莎航空援助金额的一半），单亲家庭补助大约 7.5 亿欧元。对家庭的援助不仅表示了对在幼儿园和学校关闭的情况下父母所付出的肯定，它还有一个考虑：有孩子的普通收入家庭一般少有存款，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会很快花掉。那么政府额外发放的儿童金也会被很快用于促进消费和刺激经济。

4. 提高混合动力及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这一项补贴从 3000 欧元提高到了 6000 欧元。环保组织人士批评这项措施由于将混合动力汽车列入其中，所以是给燃油汽车补贴开了一个后门。

5. 降低电价。联邦政府决定通过预算资金来补贴电价中包含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从而降低电价。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EWI）不久前曾预测，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到年底将增加 25%，目前该费用为 6.756 欧分/度。政府给予 110 亿欧元的补贴后，明后年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有望降到 6 欧分/度。受高电价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对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负面影响。

6. 促进电动交通。加速建设充电基础设施（25 亿欧元），加油站必须强制配置充电桩。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将在今明两年获得 10 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新技术研发。但是铁路和公共交通没有获得更多的援助。

7. 扶持城镇。财政部长肖尔茨（社民党）一直以来就希望通过联邦政府和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城镇旧债务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地方政府赤贫的境况。新冠危机中，财政窘迫的地方政府数量还会增多，但是联盟党否决了肖尔茨的方案。当前采取的措施是，即刻起联邦政府承担四分之三社会救济金开销。每年地方政府因此减负约 40 多亿欧元，从而也拓展了其投资空间。

8. 投资气候保护和未来技术，扩建可再生能源。这一部分的核心计划是《国家氢能战略》。氢能在未来可能作为燃料普遍使用，联邦政府打算重点对氢能技术的研发进行投资，提供资助共 90 亿欧元。另外，在振兴计划中，联邦政府再次承诺进一步扩建可再生能源：光伏建设的上限将“即刻取消”，至 2030 年海上风电园的扩建目标从 15 吉瓦上调到 20 吉瓦。虽然这些仅仅是对已有决议的强调而不是改变，但它至少发出了重要信号，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风电扩建几乎停滞的状态下。加上促进电动交通的措施，联邦政府对气候保护和未来技术领域的提振投入 500 亿欧元。

9. 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将投入 50 亿欧元加强网络建设，尽快实现 4G 移动网络全国覆盖，到 2025 年建成全覆盖 5G 网络。在提高数字化行政管理方面，振兴计划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例如 30 亿欧元用于建设全国通用的电子政务服务，3 亿欧元用于身份登记现代化。

10. 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联邦政府计划投入 40 亿欧元改善公共医疗和卫生服务，提高医护人员待遇、增加工作岗位，目的是为德国在将来能更好应对全球大流行病。

效果有限？

本次经济振兴计划一出台就难得地获得了德国各界较为积极的评价，“几乎没有专家对其可能产生的刺激效果表示怀疑”。《明镜周刊》称默克尔给了危机一个“大胆的回答”，虽然出人意料，但“并非负面的出人意料”。

离默克尔任期结束还有整一年，她是否通过这个庞大的振兴计划为新的经济繁荣埋下了种子，正如 2009 年制定的金融危机振兴计划取得了近 10 年的积极效果那样？

专家和媒体对本次计划的短期效果持积极态度，但是对其长期效果存在较多疑虑。科隆经济研究所（DIW）景气研究者在其最新预测中认为，政府的振兴措施将使得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GDP 提高 1.3%。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菲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则认为，通过国家大量投入的振兴计划可以让经济暂渡难关，但是它们不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事实上，2009 年的国家振兴计划也并没有取得人们以为的效果，根据埃森莱布尼茨经济研

究所（RWI）的计算，它仅使 2009 年的 GDP 提高了 0.7%，而在此后两年的 GDP 甚至出现负增长。

专家对于该振兴计划长期效果的质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受益于全球化，可是当前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危机严重影响，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作为经济振兴火车头的作用弱化。特朗普带领下的美国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挠作用。振兴国内市场目前虽然是当务之急，但是德国经济长期还是依赖国际市场。

第二，德国国内存在结构性问题，无法因为新的经济振兴计划轻易改善。例如，人口老龄化，缺乏适龄工作人口，尤其缺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社保开支在未来几年将耗尽德国经济黄金时期积累的全部储备。而振兴计划中的财政补助有效期仅两年，之后社保缴纳金很可能大幅度增加，这将威胁到投资和工作岗位。

钱从何而来？

1300 亿欧元的巨资从何而来？3 月份，联邦议院经紧急程序批准了内阁新增债务 1560 亿欧元的追加预算申请，用于新冠危机的救助措施。这次振兴计划出台后，财政部长肖尔茨刚刚又申请了第二笔 625 亿欧元新增债务的追加预算。这意味着，今年德国计划追加预算高达 2185 亿欧元。为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德国联邦政府于 2010 年新增了 440 亿欧元新债用于扶持国内银行，在当时创下了政府债务新纪录。显然，这一次的举债规模大大超过前一次的纪录。《时代周报》分析文章认为，虽然这次振兴计划中包含不少刺激投资的内容，这对下一代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总的来看拉动消费是本次计划的主旋律，因此政府如此高额的新增债务必然会给下一代造成负担，带来“代际不公”。

放弃“洒水壶”方式——德国发展政策的范式转变

2018 年 12 月，德国发展政策在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穆勒（Gerd Müller，基社盟）的带领下开启了改革进程计划。4 月 29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提出了 2030 年的改革构想《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2030》（BMZ 2030），这被德国媒体认为是德国 12 年来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计划。根据该计划，德国希望今后更加关注发展政策的有效性，与更少的伙伴国合作。为此，德国在发展政策的伙伴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展示善治。对于德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有人称赞这是追求效率。但有的人则认为德国只是为了自身经济利益。

不久前，穆勒在联邦议会面对其改革构想的批评时表示，发展部的改革构想是为了更

好应对新的时代挑战，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更高效”是这次改革的座右铭。

缩减合作国家名单

德国的发展合作一次次受到考验。本世纪初，时任发展部长社民党人海德玛丽·维克佐雷克-措伊尔（Heidmarie Wieczorek-Zeul）决定将双边合作限制在当时的 50 个国家。但不久之后，合作国家的数量又增加了。目前，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与 85 个伙伴国家合作。穆勒现在计划未来三年把这个数字再次减少到 60 个，为此他制定了一份伙伴国家目录，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他说：“我们聚焦改革，对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出条件，它们必须做出更多贡献，展现善政，尊重人权，加强反腐。”根据穆勒的设想，第一步是审查伙伴国家履行承诺的程度。发展部认为，与布隆迪或缅甸等国的合作将被终止，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实施两国共同商定的改革。审查的衡量标准还包括伙伴国的反腐败斗争状况。善治和遵守人权标准被认为是继续双边协定的基础。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德国就会终止与这些国家合作，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缩减合作国家数量的同时，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也在加强欧盟和多边机构以及教会还有公民社会的工作，并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为此，德国与其他捐助方，例如欧盟或法国，在实地更密切地协调资金使用，以避免重复，同时提高效率。

确定核心合作领域

发展部的改革方案中写道：“我们希望突出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并为其确定更多的专题和区域优先事项”。部长穆勒认为，面面俱佳效率太低。有的国家同时有 30 个捐助国和上百个项目在进行，这样没有重点导致效果不佳。因此，双边发展合作的重点除了聚焦主要国家，还要聚焦优先的议题和合作领域。发展部长穆勒在介绍新改革方案时说：“发展合作工作不再是发展援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发展合作工作。”

在合作领域方面，德国发展部打算今后仅限于四大块：粮食安全、卫生和家庭计划、培训、能源和气候。穆勒的目标是将发展部预算的 25%集中在职业培训领域，因为这是德国的强项，在其他国家也最受欢迎。

为了效率还是为了经济利益？

支持德国发展部改革计划的人认为，由于现有资金不足以满足全球巨大的捐助需求，因此聚焦国家和主题能够提高德国发展政策的效率。批评者认为，如果德国将议题仅局限在四个领域，那么很多其他同样重要的议题就被牺牲掉了，比如男女平权议题，水资源问题等，

因为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能力独立处理这些议题。还有绿党人士批评发展政策改革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目前没有国家协议明确规定哪些国家承担哪些援助任务，德国只是一厢情愿认为各捐助国很清楚如何协调各自擅长的援助领域，这会导致很多应该顾及的国家和议题被忽视。另一个批评的观点来自社民党议员，该观点认为，德国缩减合作国和聚焦合作议题必将导致援助缺口，任何缺口一旦出现都可能被主要援助国中国迅速填补，在德国看来，中国只关注自己在援助国的经济利益。

针对审查合作国家的标准，批评人士认为，发展部并没有按照所谓的善治、人权和反腐标准来筛选援助国家。例如，与埃及的合作没有受到德国发展部的质疑，尽管埃及根本不符善政和尊重人权的原则。

发展部长穆勒曾在联邦议会发言时说：“发展政策正在产生新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我今天要代替经济事务部长发言的原因。”虽然这仅仅是句玩笑话，但是绿党议员的确担心，发展部长会滑向经济部长的角色。绿党联邦议员科克里茨（Uwe Kekeritz）说，发展合作正在调整方向，它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移民和难民，另一个是促进经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权利以及消除贫困现在只被定义为一项贯穿各领域的任务，而不是优先事项。所以，科克里茨认为，德国发展政策的改革确实是一种范式的转变，一种消极的范式转变，它更多地关注经济方面，关注导致难民的原因和移民问题。

事实上，德国发展合作的重要性大大提高，预算显著增加。总理默克尔曾经把所谓的“非洲马歇尔计划”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批评者认为，这背后的唯一意图是阻止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涌入德国，而对这一目的有用的国家仍然是德国发展合作的坚定伙伴，如埃塞俄比亚、加纳、科特迪瓦等。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是德国在发展合作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典型例子。德国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一直与这两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它们“提供的无限太阳能，正是德国所没有的”。

尽管德国发展合作政策的改革构想遭到较多批评，包括非政府组织，但是也有非政府组织表示支持。例如世界宣明会和游说组织 ONE 的德国分部对德国 7 月 1 日开始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寄予厚望，他们认为，在总理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肯定能够就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合作政策达成协议，至少是在欧洲伙伴之间。ONE 的德国负责人艾克斯欧-克莱舍尔（Exo-Kreischer）深信，德国完全有能力提出相关要求，因为正是在新冠危机中，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不同，它证明了自己没有忘记发展中国家。

对德国来说，现在重要的是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也要赢得新的合作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意愿，德国发展部的改革构想很可能很快就会失败。

新冠病毒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击更大

由德国电视一台午间时事述评栏目（ARD-Mittagsmagazin）发起、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医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医疗保险公司 AOK 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显示：德国社会弱势群体因新冠肺炎而住院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初，病人的构成对于肺部病房来说是“非常不典型的”，他们主要是学生、商务差旅人员或度假回家人员。但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来自低收入人群，他们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居住空间小。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调查了近 130 万投保人的数据

根据上述联合调查的分析，与在职投保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相比，社会救助金“哈尔茨 4”（二类失业保险金）领取者被感染的风险高出 84.1%，一类失业保险金领取者被感染的风险高出 17.5%。为了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对近 130 万投保人的数据进行了调查，以确定失业人员（一类和二类失业保险）在医院接受新冠感染治疗是否比就业被保险人的概率更高（调查日期：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据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介绍，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对新冠肺炎患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调查。

社会不平等——迄今尚未得到充分考虑

该项调查负责人、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医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尼科·德拉加诺（Nico Dragano）说：“这一探索性分析希望成为进一步研究新冠病毒大流行社会维度的前奏”。他说：“如果结果得到证实，这将进一步证明德国在疾患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差异。”

当《ARD-Mittagsmagazin》就尚未公布的调查询问德国联邦卫生部时，卫生部不愿置评，但宣称：“总的来说，保护所有公民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同时确保感染者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是联邦政府关心的问题。”此外，联邦卫生部还称，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也在研究社会地位对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尼科·德拉加诺批评说，到目前为止，弱势群体受新冠病毒感染风险的增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为了专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不受风险增加的影响，他呼吁制定一个全面的方案，不仅包括卫生系统，还应该包括社会和教育政策。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循证研究

德国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研究得出过可靠的结果来证明患病风险和疾病重症与社会经济

因素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早就为人所知。比如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表明，低教育和低收入人群死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更高。以英国为例，贫困地区每 10 万居民中男性的死亡率为 76.7 人，这一数字是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两倍多（35.9 人死亡）。

感染风险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

对于本次调查分析的研究人员来说，新冠感染风险和社会地位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从你所做的工作种类开始就决定了，你是否更容易暴露于病毒，比如你是否无法居家办公，或者不得不继续在超市收银台或在公交车、地铁上工作。低薪工作受到的影响当然更大。”资深医生说。

德国的对华政策：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夹缝中前进

《新苏黎世报》2020 年 6 月 12 日 讯 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大。这带来了很多的繁荣。但在面对疫情和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默克尔总理的对华政策的风险也会显现出来。

当中国外交官被问及对欧盟的看法时，他们给出的唯一的回答通常是同情的微笑。当谈及德国时，他们往往会明确地表示赞许：德国人是可靠的伙伴，德国人懂经济和技术。而且这一点德国人表现得不言而喻，他们除了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方针外，在政治上对中国并没有过于执拗。对于更喜欢通过双边杠杠使用权力政治砝码的北京来说，德国不仅是欧洲最重要的伙伴，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伙伴之一。

德国希望在 7 月 1 日开始的德国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任期内仍然维持这一和谐融洽的关系。默克尔总理尤其希望如此。多年来，她对中国政策的参与程度几乎超过了德国任何其他外交议题。在莱比锡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原本将成为这些努力所获得的最高成就。

然而，最迟随着新冠危机的开始，不仅德国外交决策者的原定计划受挫，德国政府的立场也变得更加不自在。德国陷入了一种政治夹钳之中，而这把夹钳在中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被拧得越来越紧。同时，德国必须推动欧盟向前发展，但首先是必须牢记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德国人一样，在经济上如此依赖中国。

去年中国以 2060 亿欧元的体量，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从德国进口这么多产品（2019 年价值 960 亿欧元）。大众、西门子、博世或宝马在与中国的业务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利润。除了作为销售市场，中国作为生产国更具重要性：2000 多家德国企业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2018 年其直接投资额高达 860 亿欧元。仅化

工巨头巴斯夫公司就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对中国投资总额约 90 亿欧元。而中国企业从 2016 年至 2018 年在德国购买的企业份额超过 360 亿欧元。

原定于 9 月 14 日举行的莱比锡欧盟-中国峰会取消了。有传言说，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将于 11 月前往柏林举行一次缩小版的会议。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届时欧盟与中国谈判已久的投资协定已经做好签署前的准备。6 月 11 日，默克尔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视频会议上再次定调。

在中欧投资协定中，中国需要给予欧洲企业更多的市场开放、更多的平等机会和“互惠”，即所有企业在欧盟和在中国都享有同等待遇。在大约三十轮的谈判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中国之所以特别犹豫，是因为如果达成协议，那么若要解决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国也必须给予美国人类似的条件。此外，柏林的外交官表示，中国人想等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拜登入主白宫，欧洲人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谈判优势增加。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找到欧盟-中国投资协定的解决方案是不太可能的。

总得来说，德国是华盛顿-柏林-北京三角关系中最弱小、最沉默的一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默克尔不敢与中国公开产生冲突，尽管最近原本有一些这样由头。例如，德国人对中国通过的香港国安法的批评是克制的。在默克尔与李克强会面的前一天，中国明确重申了自己的意图。来自德国方面的说法是，两位政治人物已经就香港的局势进行了“讨论”。德国表现了最大的克制。

德国政府对于用华为集团的组件将移动网络升级到新的 5G 标准同样态度暧昧。社民党反对使用中国设备，联盟党意见不统一。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不想公开歧视中国公司，但还是希望维护德国数据网络的安全。同时，中国驻柏林大使吴焜在几个月前就明确表示：“如果德国做出将华为排除在德国市场之外的决定，将会产生后果”。特别是在德国汽车行业，这一信息被解读为一种威胁。

几天前，丹麦宣布不愿意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技术。德国难以承受这个立场带来的后果。德国电信未来不希望在 5G 核心网中安装美国或中国的组件。不过，德国各地还需要安装的基站将继续向华为采购。据专家介绍，5G 扩容的大部分附加值就在于这种分散的基础设施。这是否能被中国或者美国接受为一种妥协的变通方案，仍在探讨之中。

关于新冠病毒：德国政府对中国人的信息政策和他们越来越密集在疫情公关没有什么批评。这可能是德国公众对中国的欣赏程度不降反升的原因之一。柯尔柏基金会 4 月份的一项调查就表明了这一点：36% 的受访德国人表示，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与美国的关系更重要。

只有 37%的人倾向于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019 年 9 月，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明显支持美国，比例为 50%对 24%。

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最近试图将柏林的三明治立场打造为美德。他说，德国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同时，他抱怨说，欧盟没有应对中国的战略。事实上，这样的战略文件在布鲁塞尔已经堆积如山。就在一年多前，时任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提出了一项战略，其中把中国称为合作伙伴，但也首次把中国称为“竞争对手”，还提出了十点改善合作的建议。当然，一直以来，中国在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始终保持着优势。

然而，德国有外交人士说，最近，一些欧盟国家——甚至是大国转向开始采取德国的对华政策。这与其说是因为布鲁塞尔的积极协调，还不如说是在强大的德国企业的牵引下，这些国家洞察到了在中国可以做不错的生意。然而，如果这是缔结投资保护协议所依据的最低共同点，那么不久以后，不仅欧盟，德国也会被中国不再当回事。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6 月 11 日~6 月 25 日）

6 月 10 日 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国家氢能源战略，为清洁能源未来的生产、运输、使用和相关创新、投资制定了行动框架。德国政府在战略中认定，经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绿色氢能”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战略的目标是支持“绿色氢能”扩大市场。为支持这一战略，德国政府还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投入 70 亿欧元用于氢能源市场推广，另外 20 亿欧元用于相关国际合作。

-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出访以色列时表示，以色列于 7 月 1 日起开始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违反国际法，德国仍然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并支持所有旨在促进巴以间对话的倡议。

6 月 11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德中两国都主张加强多边主义，愿进一步密切在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德国愿以今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同中国共同筹备好欧中高层交往，推进既有机制性对话，加快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加强欧中非抗疫三方合作，推动德中、欧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晤前，双方举行了中德开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江淮汽车集团与大众汽车开展投资合作、中国电投与西门子关于重型燃气轮机试验电站项目等双边合作文件的“云签约”仪式。

6 月 16 日 今日起不再对来自欧洲联盟成员国和申根区国家的季节性工人设置入境限制。大约 30 万季节性工人去年受雇于德国农业领域，主要来自罗马尼亚和波兰。

- 德国政府正式推出一款追踪新冠疫情的手机等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用户可以自愿安装，该应用程序会收集匿名信息，帮助发现并阻断疫情传播链。如果使用该程序的用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可以自愿选择通知其他用户。该应用程序会根据此前记录的接触情况，通知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其他用户，提示相关风险。

6月17日 德国卫生部和疫苗审批机构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批准德国又一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该研究所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称，这是德国第二款、也是全球第11款经授权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候选疫苗。该候选疫苗由德国“痊愈”疫苗公司开发，是一种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德国政府日前宣布，计划为该公司投资3亿欧元，加速其新冠疫苗和治疗方案研发。

6月18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讲话说，抗击疫情将是德国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主要任务。她呼吁欧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对抗新冠疫情导致的危机。“团结起来，让欧洲再次强大”，就是德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的座右铭。除了抗击疫情外，气候变化、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以及欧非和欧中关系也将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重点工作。

6月18日 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一系列旨在严惩网络语言暴力的法律条文。在网上威胁对他人实施人身伤害或性侵以及宣称要焚烧他人汽车，都属于犯罪行为，最多可判处2年监禁。在威胁言论下点赞也可能属于犯罪行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将根据点赞者的网络影响力来裁决其行为是否破坏了公序良俗，从而构成犯罪。新法律条文还规定，社交网络运营商不仅有义务删除包含特定违法内容的帖子，还必须向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报案，并提供涉嫌违法者的IP地址，以便警方迅速确认发帖者的身份。特定违法内容包括宣扬新纳粹思想、策划恐怖袭击、煽动族群仇恨、赞扬暴力犯罪、传播性犯罪照片和视频。

6月20日 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市半夜发生严重骚乱，40家商店被砸、9家遭洗劫。数百人在市中心商业区打砸抢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斯图加特市警察局副局长托马斯·贝格尔说，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0年6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